

第四十回 以賊攻賊智本如神 知法犯法禿而且毒

話說夜巡官巡哨，獲得細作私書，連夜解到大營。寶珠暗喜，就把細作衣服剝下來。一刀斬訖，將私書改了兩處，三更改作二更，又說松帥兵多將廣，請公主多領人馬，再請王駕接應，萬無一失。改成了，仍然封好，叫一名精細小卒，更換衣服，投賊營下書，又在耳邊吩咐許多說話。

小軍直奔公主營門，賊人問了備細，即領去見了公主。公主將書拆看，問了小卒一番，並不疑惑，即傳令二更去劫營，又差人知會父親隨後接應。安排已定，專候二更天行事。

再說寶珠次日升帳，喚齊眾將，也佈置一番，又傳松勇吩咐幾句。到晚，松勇、木納庵請陶熔兄弟進中軍講話，說：「元帥今日替二位將軍接風，大排筵宴。五百兵丁，也有犒賞，就在帳下飲酒。」約有二更，松勇等自去管正經不提。

這裡公主領了許多兵將，人銜枚，馬摘鈴，從黑暗中衝來。是夜風雨又大，到了大營，就一哄而入。見中軍燈燭輝煌，許多酒席，公主一馬當先，只叫了一聲苦，見陶熔弟兄、五百軍士，一個個口角流涎，癱在地下，動彈不得。

公主忙叫速退，只聽四面八方，炮聲隱隱。公主更慌，趕忙出營，望原路奔走。迎面遇見邱廉接應兵馬，兩軍一撞，黑暗之中，兼又不敢開口去問，彼此認做敵軍，大殺一陣，自家相並，絞做一團。寶珠又著幾個軍士，趕奔泉州城下，大叫道：「我家王爺、公主去劫營，被敵人困住，吩咐我們來求救，請帥爺親自提兵去救，火速！火速！」說罷，忙忙的去。

城上忙去報知元帥。花殿齊也知道陶熔二人詐降今夜劫營之事，得了這個消息，深信不疑。隨即點齊大兵出城，就令幾員偏將守城，自己飛奔來救。風雨之中，又點不住燈火，但見前面有兵馬廝殺，只道就是敵軍，不同青紅皂白，趕進來就動手。邱廉、公主同眾將殺得昏頭搭腦，萬料不到城裡兵馬出城，當他又是官兵，互相掩殺。三路軍兵，拚命死鬥，直到天明，才曉得自家人殺了一夜。寶珠不用一兵一將，傷了苗兵不計其數，城外兩座大營，俱皆失去。

邱廉等招集殘兵，合隊入城，只見城門緊閉著。軍士叫喚，忽聽城上一聲炮響，松筠公開擄箭板，倚定護心欄，指著下面笑道：「你們何必使這些詭計陰謀？徒然自尋苦吃呢，今日究竟如何？你們趕快整頓兵馬，前來決個雌雄。如果知道利害，就下馬投降。你這丫頭，我少爺很喜歡他，你放明白些，送我做個小老婆，我就饒你們的狗命！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公主怒氣沖天，就來攻城，一聲炮響，矢石火包如雨點一般。邱廉等只得倒退，帶領殘兵敗卒，奔回廈門紮營。

寶珠得勝回營，將陶熔、陶化斬首，五百人背剪起來，叫到面前道：「你家公主的詭計奸謀，總不出本帥所料，故將計就計，一戰成功。今把陶熔、陶化二人首級與你等帶回，教邱廉不必弄斧班門，早些洗頭就戮！你家公主人品才能，我所深愛，你們去致意，著他早早投降，我這裡斷不加害。至於爾等五百人，本當斬首，但你等總有父母妻子，倚門倚閭，聽見打了敗仗，一個個血淚皆枯，望穿雙眼。本帥體好生之德，放你等回去，慰父母妻子之心，幸好作良民，不必再為賊誘也！」五百人泣謝而去。

寶珠傳令移營，也過澎湖來，緊緊逼定。這廈門是個總路要口，寶珠攻打十餘日，竟不能破。公主防守有法，寶珠無法可施。那日又去攻打，誰知賊兵不戰自亂，就退下去了。眾兵將爭先向前，寶珠滿心疑惑，暗想他這個隘口，死守半月有餘，今日擅自退讓，其中必定有因。傳令眾將，不許進營，違令者斬。止住眾將士，自己一馬當先，帶領松勇同幾個飛虎大將，繞營看了一遍，見中軍土色不均，暗暗的好笑：「原來如此作怪，是賺我們的。」吩咐兵將，一個不准進中軍營寨，都在四面駐紮。即點了幾員大將，授以密計。

且說公主退十里安營，點齊將士伺候，著人遠遠探聽。黃昏時候，只聽對面火炮亂鳴，哀聲不止，官軍大亂，口稱禍事，都說元帥才進中軍歇馬，忽然跌下陷坑，滿營地雷齊發，好容易才救起來，受了重傷，又折了幾員大將。元帥傳令退回泉州養傷，拔寨連夜過湖。賊兵打聽明白，忙報邱廉知道。公主大喜道：「果不出我所料！」傳令各將帥，努力向前，務必捉住松小子，或得他首級者，可賞千金，封萬戶侯。

邱廉指揮眾將齊出，果然見官兵紛紛而退。賊兵看得真切，方敢上前追趕。官軍繞營望西北去了。邱廉吩咐緊追，正走之間，忽聽四面炮聲大震，伏兵齊起，大叫道：「賊囚休走！又中我元帥妙計矣！」賊兵經過利害的，久已膽唬寒了，聽見說又中計，眾人心裡先慌，一個不敢當先，都是潮水一般的，望原路逃走。此時草木皆兵，只恨爺娘少生了雙翅。

邱廉、公主還想迎敵，無如軍無戰心，不由自主，那裡止喝得住？爭先恐後，沒命的奔逃。後面隊伍被前軍撞來，衝得七零八落，又不看路徑，只顧飛跑。營中許多大坑塹，原是掘下來賺人的，誰知作法自斃，頃刻工夫，都已填滿。後來的人，就在人身上跑了過去。官軍又圍攏來，殺得屍橫遍野，血流成河。賊兵哭聲不止，慘不可聞。花殿齊已受了重傷，邱廉身中兩槍，猶死保住花殿齊奔走。公主金蓮上，卻帶了一支箭，幸喜腳帶纏得多，沒有傷著皮肉，只好退守台灣。

公主暗想，此計原是賺人的，誰知反害了自己！又白白失去一個要道，豈非自尋苦吃？氣得蛾眉倒豎，鳳眼圓睜。這些將士兵卒，膽都破了，替寶珠起了兩個名號，叫做簪花太歲，又叫香粉孩兒，稱松勇做飛天將軍。說起這幾個名號，個個寒心。從來行兵之道，原在膽壯氣粗，如今賊人銳氣餒盡，心膽都碎，格外不是對手了，邱廉等愁煩自不必說。

寶珠得了廈門，歡喜已極，就將前隊紮在廈門，水軍駐紮澎湖口。中軍報說聖旨又到，寶珠忙出來迎接，著人去請墨卿來，一同接旨。先請天使進營，侯副帥到來開讀。有人請了墨卿飛馬來，忙排香案行禮，是皇上因寶珠屢次報捷，賚了兩件黃馬褂，兩根紫絨韁來賞賜。雖未加品極，恩榮已到極頂了。松勇盡先游擊，松筠分部行走，即用左郎補缺，後以知府用，先換頂戴，都賞花翎。其餘有功，俱各升賞，不及細載。

大家謝恩，寬待天使，天使道：「主子屢接捷音，聖心大悅，二位經略的功勞，將來麒麟閣標名，封侯拜相，只在咫尺之間。」二人遜謝。墨卿道：「我真拜服，你這些機謀，那裡來的？就是前日營中的埋伏，你如何就知道呢？」寶珠道：「身為大將，不知天時不明地理，不諳韜略，不識陣圖，是庸才也。」墨卿道：「你有這些學問，我在家全不知道，也不見你有甚異人之處。」寶珠笑而不言。

再說邱廉等退守台灣，心中納悶，無計可施。忽報苗王差國師來助戰，領五萬人馬，五百沙彌，還帶了二位國師，二位

廉迎將出來，進帳見禮。這國師叫做鐵頭佛，對花帥、邱廉道：「聞得元帥、天王屢敗於松帥之手，老王爺著咱家前來稍助一臂。」又指著道士道：「這位煉師姓王，名平，煉得好劍術，能飛劍取入首級。咱家請他回來作個幫手，以助元帥成功。」花帥、邱廉稱謝。

天明，鐵頭佛帶領沙彌兵丁要戰，前軍忙稟元帥。寶珠問誰敢出馬？李文龍討令，飛馬提刀而出，戰了二十合、敗回本陣。又換了慶勛，戰個平手，不防鐵頭佛是會邪術的，念動真言。頃刻天昏地暗，沙灰中無數兵馬殺來，慶勛對面不看見，只得領兵倒退。鐵頭佛衝殺一陣，傷了好些兵了。次日，鐵頭佛又來討戰，松勇出迎，戰了十合，和尚遮攔不住，松勇一刀當頭砍下，砍了一個白跡，袂然有聲，松勇大驚，回馬就走。鐵頭佛又放出陰兵來趕殺，松勇又折了一陣，退回本營。

寶珠暗想這個邪術，如何破法？躊躇一會，喚了松勇、松筠、慶勛、木納庵、兀裡木、耶律木齊，齊至面前，吩咐一番。天明開兵，和尚又到來，松勇出馬，鬥了十餘合就走。鐵頭佛口中念咒，黑氣卷來，松勇望澎湖邊飛跑。鐵頭佛領兵追來，約有五六里遠，只聽炮聲不絕，兩路伏兵齊起，每人手中都有個竹筒，汲著烏雞黑犬血，迎面噴來。說又奇怪，一霎時霧散雲收，空中紙人紙馬紛紛墜地。

鐵頭佛見破了他的法，不覺大怒，正要衝殺，只見前面箭如飛蝗，後面炮如雨點，進退兩難，又在湖邊別無去路，反被手下人馬擠住。鐵頭佛只得用禪杖亂打，苗兵、沙彌受傷落水者，不計其數，大半跪倒在地，口稱願降。鐵頭佛著忙，忽見小漁船一隻，男女兩個，在水面上慢慢搖來，鐵頭佛暗想，不如上船避避。大叫道：「漁船聽者，快來渡我一渡，我有重賞。」漁船上答道：「岸上殺仗，我們害怕。」鐵頭佛道：「不妨，有我在此！」

漁人就搖擺來道：「和尚，你是出家人，兵荒馬亂的，要到那裡去？上流有經略的水師營船，不得過。」鐵頭佛道：「你不必多言，只要上船，就有生路了。」漁人道：「和尚身體太肥，我的船小，不要到中流翻掉了，那就累了我們。」鐵頭佛道：「休得胡言，我自然有賞。」就跳上小船。

漁人用竹篙一點，小船離岸有一箭之地。搖到湖心，漁人將篙子一側，小船一歪，船底朝天，鐵頭佛落水，下面早有幾個水軍接著，用索子捆定，原來漁船上男女，都是靖海軍裝的，故意著松勇引他上路，又著眾將破了他的法，逼他上船，卻好捉住。

靖海軍把和尚抬進大帳，寶珠吩咐提人。令字旗出來，和尚立而不跪。寶珠笑了一笑道：「這種賊禿，也不必同他多話，賞他一刀就罷了！」眾軍出營動手，竟殺他不死。來報元帥，說刀砍不入，請令定奪。寶珠大奇，同眾將來看。松勇道：「我曾在他頭上砍了一刀，刀口都迸壞了，沒有能傷他。這個禿驢，必然是怪物！」

說罷，就同寶珠要了大小姐送的那支寶劍過來，認定和尚嘴裡一戮，和尚就大叫一聲，一個舌頭全吐出來，有二尺多長，寶珠大笑，松勇又在和尚心口胸腹上，揮了幾劍，割下光頭，吩咐示眾。看寶劍上，一點血跡沒有。

少刻，松筠、兀裡木等齊來繳令，將些降卒縛在營外請示，寶珠教一概斬首。紫雲知道，著人傳話出來，再三相勸，寶珠才肯放出眾人，逐出營外。紫雲一言之間，救活了千餘人性命。

且說和尚首級掛在營門，賊營看見，忙報花帥等知道，眾人大驚。王平怒道：「大王、元帥休慌！山人今夜三更，飛劍前去斬了松帥，彼軍無主，自然一戰成功矣！」邱廉與花殿齊聽了，滿心歡喜，謝了又謝，專候晚間要害松帥性命，不知可否成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